

## 一场音乐会的记忆

庆 雨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春回大地的时期,发生了很多值得怀念的事情。其中就有傅聪在昆明举办的钢琴演奏会。

1983年,依稀记得是初夏,四季如春的昆明并不很热。微风里,挂在云南艺术剧院大门右侧的“傅聪钢琴演奏会”大型布标悠然飘动着。那时候没有售票一说,演奏会的门票均由政府有关部门按机构人数比率分发。当时是省政协委员的父亲得到一张音乐会的门票。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又完整读过《傅雷家书》,作为对爱书人的奖励,父亲把这份殊荣给了我。

云南艺术剧院位于昆明东风东路,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剧场。19时30分,开始进场,这个剧院有990个席位,二楼没开放,能容纳近600人的一楼正厅,大约一百多人进场,显得有些稀稀拉拉。

不一会儿,台上出来几个人看了看舞台中央的钢琴,又看看台下,窃窃私语了一番。其中一人边走边说:“我赶紧去找人”。20时的演出时间已经接近,有个人来到舞台正中,对着麦克风说,傅聪先生还在来的路上,演出推迟十分钟。大约20分钟后,一楼正厅基本坐满,主持人宣布演出开始。

傅聪走到麦克风前说了一段简短的开场白,他的话不记得了,唯有那句“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全场掌声雷动。我还记得傅聪先生目中一下涌起了亮光。

然而,音乐会美好的开端被随之而来的尴尬给干扰了。刚坐下弹奏出第一个音符,一声孩子尖利的哭叫迫使大师停了下来。我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匆匆走出去。大师正举手准备落键,又进来一个迟到者,大声喊道:“帮我找找座位”。

大师又停了下来。

终于安静了,开始演奏,小节与小节的间隔,观众都非常热情地鼓掌。大师一定

想不到来听音乐会的人竟然有如此之多是不懂音乐的。一个乐章之后,大师不得不离开座位,到前台向观众教授音乐会鼓掌常识。

后来的演出过程没有再出大错。中场休息10分钟,在休息大厅,我看清了后来匆匆进场的观众。再听聊天,原来他们是因为观众太少临时被有关部门领导派来救场的普通职工,因家住剧场附近,所以赶来凑数。再入场时,观众席人少了大半,后排几乎空了。噪音、呼噜声、脚臭、汗臭等不适因素明显减少。

演出继续,效果比上半场好了很多,大师对作品的诠释也听得更加真切。

演出结束了,傅聪起身向掌声热烈的观众席鞠躬致谢,此时的掌声虽不及前面劲爆,但大师能听出那是真正欣赏美乐的回应,是发自心底的热爱。看着大师捧花离去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他的如释重负。

傅聪钢琴演奏会之后,昆明陆续举办了一些海外或国内音乐家的个人演奏会,每次演出时,舞台两边的提示牌都会显示这样的字样:小节与小节之间不可鼓掌,请注意提示鼓掌时鼓掌;请不要大声喧哗、吃零食,演出期间不要随便出入大厅等。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参加的各类文艺演出中,再没出现过傅聪音乐会上发生的尴尬局面。

很多年过去,这场音乐会的记忆早已深埋,却因痛惜大师的离去而被唤起,便以字为记。我突然想到:有人可以热爱音乐,因热爱而精通。有人可以不懂音乐,因不懂而远离。如果这两者没有被强行置于一室,我又怎么会因替观众害羞而雪藏这段记忆?又怎么会认为傅聪的背影是如释重负呢?至此,多年的负疚感解脱了。因为,任何要改写记忆、折叠记忆的企图,都难以实现。

## 艺术

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晋东南地区。当时我八路军总部部分机关及首长驻扎在武乡县的王家峪村。侵华日军驻华北司令部千方百计找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派遣特工潜入根据地,寻找我八路军总部,企图实施“斩首”计划。

王家峪村位于武乡县东面七十余里处,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八路军总部驻扎后,村里各种抗日组织纷纷建立。正如当时的民歌所唱:“乡亲们,仔细听,当前工作记心中。农会减租闹生产,妇女做鞋去拥军。儿童站岗查汉奸,青年参加八路军。男女老少齐动员,坚决打败鬼子兵。”武乡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

场浩浩荡荡的抗日大潮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剧也充分展示了武乡人民那种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精忠报国的大爱情怀。

在抗日战争中,武乡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其中包括英雄小号兵、小小神枪手等少年英雄。他们以武乡人的机智、勇敢和无畏,演绎出一场场惊天动地的英雄传奇。电影围绕安冬生加入村里儿童团,送情报、抓汉奸,特别是发现潜入村里的日寇特工香川佑二的故事,塑造了我根据地儿童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八路军也在我儿童团的配合下狠狠打击了偷袭八路军总部的日寇特种分队。王家峪村儿童团受到了八路军总部

## 北岳文艺出版社

78  
韩玉峰 著



## 《山西电影文学史 1935—2019》节选

首长的表扬,区政府将王家峪村儿童团命名为“朱德儿童团”。《朱德儿童团》是一部具有特别教育意义的影片。观众可以从影片中真切感受到抗日战争年代的人们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为了战争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敢于牺牲自我的大无畏精神。

真是好东西,怎么会有这么硬?

因为买猪鬃笔,才知道过去最便宜的这种笔现在居然也越来越贵。问了问笔庄的人,一是猪鬃不好收,过去是从国营的大屠宰场里去收,几麻袋几麻袋地收回来再慢慢挑选梳理。二是书画界用猪鬃笔的人本不多,除了画山水的画家会用到,画花鸟和写字一般都不会用这种笔,因为做的不多,价格自然就会高一些。

其实猪鬃笔亦是可以用来画花鸟和写字,而且出来的效果很是特殊。那一次去南方写生,走之前整理东西一时粗心只带了两支猪鬃笔,想不到临到画的时候才发现很好用,梅花的老干老枝,用猪鬃笔画出来特别有味道。梅的花朵也一样,一下笔就已经是重瓣,点蕊,只须下两三次笔。用猪鬃笔写字,下笔便到苍茫之境。

笔之中,石獾算是硬,但若与猪鬃比,只能说它软。一支中号的猪鬃笔,现在要卖到35元一支,而羊毫就更贵,但长锋羊毫用起来太软,须加健,以前的加健须用狼毫或鼠须,现在却统统都用了尼龙丝,尼龙丝不会吸水,也不会被水泡久了软掉,而动物的

毛,无论是狼毫还是鼠须,一旦着了水便有变化,所以用起来没有那种怪怪的感觉。试想,你拿一支笔写字,写到后来笔头上忽然呲出几根挺硬的尼龙毛来,这是让人极不舒服的事。

鄙人最近和笔庄联系了一下,想要再定制一批猪鬃笔,但说好了要我自己去找猪鬃,这想必也不太难,有猪在就有猪鬃,我的想法是找白黑两种的猪鬃,白色的猪鬃配一般的竹管,而黑色的猪鬃要配紫竹竹管,笔的两头不加牛角。从小到大,鄙人一直喜欢那种直管的笔。也就是依照古法所制之笔,去博物馆所能看到的汉代或宋代的毛笔没有不是这样的。

猪鬃除了做笔做刷子,民间的郎中还可以用来刺乳、通尿道。坐月子的女人奶水下不来,男子尿路结石溺不畅,选一根极长的猪鬃一通两通就好,并不需要吃药打针。特别长的那种猪鬃一般都长在野猪身上,家猪的猪鬃没那个长度,鄙人有一把茶刀,刀把子便是一枚野猪的牙,而野猪的猪鬃家里却没有一根,这倒想找陈应松帮个忙,他老说神农架那边有不少野猪,想必弄几根长猪鬃不是什么难事。

多少年过去了,村里的那口老井还是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吃力地和母亲摇着嘎吱嘎吱作响的井轱辘,不时窥探一眼那口深不见底的井,生怕不小心失足掉了下去。感觉手中的绳子越来越吃紧时,一桶水就快露出井口了,清冽冽的井水映着童年无忧的脸,在粗笨的铁皮桶里轻轻晃着……梦中的情景一次次勾起我对那口老井的怀念。

不到百户人家的小村,为着方便村民就近吃水,竟也按东西南北均匀挖掘了四口水井。我家居住在后街,小巷尽头守望着一口井,两根粗壮的圆木头支撑着沉重的井轱辘,弯曲的铁手柄固定在井轱辘的一头,凉冰冰的感觉。时间长了,村民凭着缠绕在井轱辘上那一圈圈绳子的厚度,就能准确判断出放下去的桶升起的高度。

记不清村里的这四口井是从哪个年代留下的,好像理所当然就该是村里的一部分。它们无声地滋养了村里一代又一代人,默默看着一茬茬孩子长大,离开,也看着一拨拨老人离世,归尘。

一般情况下,村东头的不去村西头挑水,村北的更不愿跑村南讨嫌。嫌路远是其中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村民们自觉自愿地守着俗成的约定。村民讲,每眼井的深度不一,口感也有所差别,但喝惯的水总是最入口最甜的。家里有男劳力的人家,吃水不是个问题。如果只留有女人,就是最发愁的活儿了。那会儿,家家户户门背后贮备着一个又高又圆的水缸。如果哪户人家的那口水缸每天都是满的,我便觉得这户人家不仅勤快,而且富有,心里好不羡慕。我家那口瘦小的水缸很少有溢出水的时候,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地教书,母亲挑水很费力。只有寒暑假父亲回来后,家里的水缸每天都是满满的,包括奶奶家的那口水缸。那些日子,我们用起水来才稍敢奢侈点儿。村里淘气的男孩如果有一天能帮着母亲挑水了,做大的就会欣慰地笑了:俺孩长大了!

系水桶也是一项技术活。井绳的末端系着三四个叮当作响的小铁环,这几个



《梦境》 兰子 作

乡愁

老井 殷剑贞

铁环关系着这只探到深井底处的水桶安危。打水的人们变把戏似地将几个铁环绕过水桶的搭环,这几个小铁环就一环套一环地呈稳定的三角状固定好铁桶。井水打上来后,照例是两三下就环环解套。偶尔也有操作失误的时候,就是结的环没咬合严实,在桶上升的过程中不堪其重,扑通一声,水桶掉下去。有经验的人,每次会用双手提起井绳,用力猛地往下沉几次水桶,据说这样是为能收获出满满快要溢出来的一整桶水。

一年四季,那口井很少有空闲的时候,井口也是一条街的村民聚集最多的地方。

如果遇上干旱年,井底的水就会变少,探到井底的绳子越来越长,花费更长的时间,提上来却只有半桶水,且混沌不清。

村里通了自来水后,分布在村子东西南北的四口井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甚至淡出人们的记忆。

去年秋季回村,赶上村里道路硬化,旧街老巷被改造、被美化,滋养一辈辈村民的那几眼老井荡然无存了。孩子们并不知道曾经的生命之源在脚下。站在平坦的水泥路上,我清楚记得脚下的位置就是那口老井,只是此生再也喝不到它源源涌出的甘甜清冽的井水了。站在明晃晃的秋阳中,眼角顿时一片湿濡。

## 接力出版社

78  
严伯钧 著



## 《六极物理》节选

## 第六节

宇宙会死亡吗?

宇宙的未来

根据已有的物理学知识,我们知道宇宙不仅有限大,还在不断地加速变大,宇宙的年龄在138亿岁左右,并且宇宙诞生于一场大爆炸。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了宇宙的起点和宇宙的现状。如果把时间箭

头推向极早的过去和极远的未来,我们不禁要问两个终极问题:宇宙在诞生之前是什么?宇宙的未来会如何?它会一直膨胀下去吗?还是宇宙会来到一个终点,经历某种死亡呢?

关于这两个问题,物理学还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人类到现在还没有出过太阳系,物理学也不过存在了几百年时间而已,我们要如何去讨论138亿年以前和几百亿年以后的事情呢?

但是霍金给出了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答案,也有少许物理理论支撑,那就是著名的无边界宇宙模型(Hawking state)。

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无边界宇宙模型首先

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

霍金的答案是这个问题问得不对,因为从大爆炸开始,时间和空间才诞生。既然要问之前和之后,就已经假设时间存在了。如果大爆炸之前时间还不存在的话,就根本不存在“之前”的问题。

无边界宇宙模型给出了一个对于宇宙时空的描述。我们可以把时空想象成一个球体的表面,比如地球表面。问大爆炸之前是什么,就好像在问,地球上比北极更北的地方是哪里?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因为北极已经是地球上最北的地方了。站在北极往任何一个方向走,都是向南移动。